舊唐書/卷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后妃下 ◄

舊唐書
列傳第三　李密

► 王世充 竇建德

李密

李密，字玄邃，本遼東襄平人。魏司徒弼曾孫，後周賜弼姓徒何氏。祖曜，周太保、魏國公；父寬，隋上柱國、蒲山公，皆知名當代。徙為京兆長安人。密以父廕為左親侍，嘗在仗下，煬帝顧見之，退謂許公宇文述曰：「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？」許公對曰：「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。」帝曰：「個小兒視瞻異常，勿令宿衛。」他日，述謂密曰：「弟聰令如此，當以才學取官，三衛叢脞，非養賢之所。」密大喜，因謝病，專以讀書為事，時人希見其面。嘗欲尋包愷，乘一黃牛，被以蒲韉，仍將《漢書》一帙掛於角上，一手捉牛鞚，一手翻卷書讀之。尚書令、越國公楊素見於道，從後按轡躡之，既及，問曰：「何處書生，耽學若此？」密識越公，乃下牛再拜，自言姓名。又問所讀書，答曰《項羽傳》。越公奇之，與語，大悅，謂其子玄感等曰：「吾觀李密識度，汝等不及。」於是玄感傾心結托。

大業九年，煬帝伐高麗，使玄感于黎陽監運。時天下騷動，玄感將謀舉兵，潛遣人入關迎密，以為謀主。密至，謂玄感曰：「今天子出征，遠在遼外，地去幽州，懸隔千里，南有巨海之限，北有胡戎之患，中間一道，理極艱危。今公擁兵出其不意，長驅入薊，直扼其喉。前有高麗，退無歸路，不過旬朔，齎糧必盡。舉麾一召，其眾自降，不戰而擒，此計之上也。關中四塞，天府之國，有衛文升，不足為意。若經城勿攻，西入長安，掩其無備，天子雖還，失其襟帶。據險臨之，固當必克，萬全之勢，此計之中也。若隨近逐便，先向東都，頓堅城之下，勝負殊未可知，此計之下也。」玄感曰：「公之下計，

乃上策也。今百官家口，並在東都，若不取之，安能動物？且經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？」密計遂不行。玄感既至東都，頻戰皆捷，自謂天下回應，功在朝夕。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，又委以腹心，是以軍旅之事，不專歸密。福嗣既非同謀，因戰被執，每設籌畫，皆持兩端。玄感後使作檄文，福嗣固辭不肯，密揣其情，因謂玄感曰：「福嗣既非同盟，實懷觀望。明公初起大事，而奸人在側，必為所誤，請斬之以謝眾，方可安輯。」玄感曰：「何至於此！」密知言之不用，退謂所親曰：「楚公好反而不圖勝，如何？吾屬今為虜矣！」後玄感將西入，福嗣竟亡歸東都。

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，系送行在所，于路殺使者，亡投玄感，乃勸玄感速稱尊號。玄感問於密，密曰：「昔陳勝自欲稱王，張耳諫而被外；魏武將求九錫，荀彧止而見疏。今者密若正言，還恐追蹤二子；阿諛順意，又非密之本圖。何者？兵起已來，雖復頻捷，至於郡縣，未有從者。東都守禦尚強，天下救兵益至。公當身先士眾，早定關中，乃欲急自尊崇，何示人不廣也！」玄感笑而止。及隋將宇文述、來護兒等率軍且至，玄感謂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密曰：「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，今可陽言其反，遣使迎公，因此入關，可得紿眾。」因引軍西入。至陝縣，欲圍弘農宮，密諫之曰：「公今詐眾西入，事宜在速，況乃追兵將至，安可稽留！若前不得據關，退無所守，大眾一散，何以自全？」玄感不從，遂圍之，三日不拔，方引而西。至於峻鄉，追兵遂及，玄感敗。密乃間行入關，為捕者所獲。

時煬帝在高陽，密與其黨俱送帝所，謂其徒曰：「吾等之命，同於朝露，若至高陽，必為俎醢。今在道中，猶可為計，安得行就鼎鑊，不規逃避也！」眾然之。其多有金者，密令出示使者曰：「吾等死日，幸用相瘞，其餘即皆報德。」使者利其金，許之。及出關外，防禁漸弛，密請市酒食，每夜宴飲，喧嘩竟夕，使者不以為意。行至邯鄲，密等七人穿牆而遁。抵平原賊帥郝孝德，孝德不甚禮之。密又舍去，詣淮陽，隱姓名，自稱劉智遠，聚徒教授。經數月，鬱鬱不得志，為五言詩曰：「金風蕩初節，玉露凋晚林。此夕窮途士，郁陶傷寸心。野平葭葦合，村荒藜藿深。眺聽良多感，徙倚獨沾襟。沾襟何所為？悵然懷古意。秦俗猶未平，漢道將何冀？樊噲市井徒，蕭何刀筆吏。一朝時運會，千古傳名諡。寄言世上雄，虛生真可愧。」詩成而泣下數行。時人有怪之者，以告太守趙佗，下縣捕之，密又亡去。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，密往歸之。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將，潛勸讓害之，讓囚密于營外。密因王伯當以策於讓曰：「當今主昏於上，人怨於下，銳兵盡於遼東，和親絕于突厥，方乃巡遊揚、越，委棄京都，此亦劉、項奮起之會，以足下之雄才大略，士馬精勇，席捲二京，誅暴滅虐，則隋氏之不足亡也。」讓深加敬慕，遽釋之。遣說諸小賊，所至皆降。密又說讓曰：「今兵眾既多，糧無所出，

若曠日持久，則人馬困弊，大敵一臨，死亡無日矣！未若直取滎陽，休兵館穀，待士勇馬肥，然後與人爭利。」讓以為然。自是破金堤關，掠滎陽諸縣城堡，多下之。滎陽太宗楊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，讓曾為須陀所敗，聞其來，大懼，將遠避之。密曰：「須陀勇而無謀，兵又驟勝，既驕且狠，可一戰而擒之。公但列陣以待，為公破之。」讓不得已，勒兵將戰，密分兵千余人于木林間設伏。讓與戰不利，稍卻，密發伏自後掩之，須陀眾潰，與讓合擊，大破之，遂斬須陀於陣。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。密軍陣整肅，凡號令兵士，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。躬服儉素，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，由是人為之用。尋復說讓曰：「昏主蒙塵，播蕩吳、越，群兵競起，海內饑荒。明公以英傑之才，而統驍雄之旅，宜當廓清天下，誅剪群凶，豈可求食草間，常為小盜而已！今東都士庶，中外離心，留守諸官，政令不一。明公親率大眾，直掩興洛倉，發粟以賑窮乏，遠近孰不歸附？百萬之眾，一朝可集，先發制人，此機不可失也！」讓曰：「僕起隴畝之間，望不至此，必如所圖，請君先發，僕領諸軍便為後殿。得倉之日，當別議之。」大業十三年春，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，逾方山，自羅口襲興洛倉，破之。開倉恣人所取，老弱繈負，道路不絕，眾至數十萬。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，密一戰破之，長恭僅以身免。讓於是推密為主，號為魏公。二月，于鞏南設壇場，即位，稱元年，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。以房彥藻為左長史，邴元真為右長史，楊得方為左司馬，鄭德韜為右司馬。拜翟讓為司徒，封東郡公。單雄信為左武候大將軍，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，祖君彥為記室，其餘封拜各有差。於是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。

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，鞏縣長柴孝和、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。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，拜為上柱國，封河東郡公。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回洛倉，破之，入東都，俘掠居人，燒天津，東都出兵乘之，仁基等大敗，僅以身免。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，將軍段達、虎賁郎將高毗、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，戰於故都城，隋軍敗走。密復下回洛倉而據之，大修營塹，以逼東都，仍作書以移郡縣曰：

「自元氣肇辟，厥初生人，樹之帝王，以為司牧。是以羲、農、軒、頊之后，堯、舜、禹、湯之君，靡不祗畏上玄，愛育黔首，乾乾終日，翼翼小心，馭朽索而同危，履春冰而是懼。故一物失所，若納隍而愧之；一夫有罪，遂下車而泣之。謙德軫於責躬，憂勞切於罪己。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濱，蟠木距於流沙，瀚海窮於丹穴，莫不鼓腹擊壤，鑿井耕田，治致升平，驅之仁壽。是以愛之如父母，敬之若神明，用能享國多年，祚延長世。未有暴虐臨人，克終天位者也。

隋氏往因周末，預奉綴衣，狐媚而圖聖寶，胠篋以取神器。及纘承負扆，狼虎其心，始

曀明兩之暉，終干少陽之位。先皇大漸，侍疾禁中，遂為梟獍，便行鴆毒。禍深於莒僕，釁酷于商臣，天地難容，人神嗟憤！州吁安忍，閼伯日尋，劍閣所以懷凶，晉陽所以興亂，甸人為罄，淫刑斯逞。夫九族既睦，唐帝闡其欽明；百世本枝，文王表其光大。況復隳壞磐石，剿絕維城，脣亡齒寒，甯止虞、虢？欲其長久，其可得乎！其罪一也。

禽獸之行，在於聚麀，人倫之體，別於內外。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，誰謂敝首之賢，翻見齊襄之恥。逮於先皇嬪御，並進銀環；諸王子女，咸貯金屋。牝雞鳴於詰旦，雄雉恣其群飛，袒衣戲陳侯之朝，穹廬同冒頓之寢。爵賞之出，女謁遂成，公卿宣淫，無復綱紀。其罪二也。

平章百姓，一日萬機，未曉求衣，昃晷不食。大禹不貴於尺壁，光武不隔于支體，以是憂勤，深慮幽枉。而荒湎於酒，俾晝作夜，式號且呼，甘嗜聲伎，常居窟室，每藉糟丘。朝謁罕見其身，群臣希睹其面，斷決自此不行，敷奏於是停擁。中山千日之飲，酩酊無名；襄陽三雅之杯，留連詎比？又廣召良家，充選宮掖，潛為九市，親駕四驢，自比商人，見要逆旅。殷辛之譴為小，漢靈之罪更輕，內外驚心，遐邇失望。其罪三也。

上棟下宇，著在《易》爻；茅茨采椽，陳諸史籍。聖人本意，惟避風雨，詎待朱玉之華，寧須綈錦之麗！故璿室崇構，商辛以之滅亡；阿房崛起，二世是以傾覆。而不遵古典，不念前章，廣立池臺，多營宮觀，金鋪玉戶，青瑣丹墀，蔽虧日月，隔閡寒暑。窮生人之筋力，罄天下之資財，使鬼尚難為之，勞人固其不可。其罪四也。

公田所徹，不過十畝；人力所供，才止三日。是以輕徭薄賦，不奪農時，甯積於人，無藏於府。而科稅繁猥，不知紀極；猛火屢燒，漏卮難滿。頭會箕斂，逆折十年之租；杼軸其空，日損千金之費。父母不保其赤子，夫妻相棄于匡床。萬戶則城郭空虛，千里則煙火斷滅。西蜀王孫之室，翻同原憲之貧；東海糜竺之家，俄成鄧通之鬼。其罪五也。

古先哲王，卜征巡狩，唐、虞五載，周則一紀。本欲親問疾苦，觀省風謠，乃復廣積薪芻，多備饔餼。年年曆覽，處處登臨，從臣疲弊，供頓辛苦。飄風凍雨，聊竊比于先驅；車轍馬跡，遂周行於天下。秦皇之心未已，周穆之意難窮。宴西母而歌雲，浮東海而觀日。家苦納秸之勤，人阻來蘇之望。且夫天下有道，守在海外，夷不亂華，在德非險。長城之役，戰國所為，乃是狙詐之風，非關稽古之法。而追蹤秦代，板築更興，襲其基墟，延袤萬里，屍骸蔽野，血流成河，積怨滿於山川，號哭動於天地。其罪六也。

遼水之東，朝鮮之地，《禹貢》以為荒服，周王棄而不臣，示以羈縻，達其聲教，苟欲愛人，非求拓土。又強弩末矢，理無穿于魯縞；沖風餘力，詎能動於鴻毛？石田得而無堪，雞肋啖而何用？而恃眾怙力，強兵黷武，惟在併吞，不思長策。夫兵，猶火也；不戢，將自焚，遂令億兆夷人，只輪莫返。夫差喪國，實為黃池之盟；苻堅滅身，良由壽春之役。欲捕鳴蟬於前，不知挾彈在後。復矢相顧，髽而成行，義夫切齒，壯士扼腕。其罪七也。

直言啟沃，王臣匪躬，惟木從繩，若金須礪。唐堯建鼓，思聞獻替之言；夏禹懸鞀，時聽箴規之美。而愎諫違卜，蠹賢嫉能，直士正人，皆由屠害。左僕射、齊國公高穎，上柱國、宋國公賀若弼，或文昌上相，或細柳功臣，暫吐良藥之言，翻加屬鏤之賜。龍逢無罪，便遭夏癸之誅；王子何辜？濫被商辛之戮。遂令君子結舌，賢人緘口。指白日而比盛，射蒼天而敢欺，不悟國之將亡，不知死之將至。其罪八也。

設官分職，貴在銓衡；察獄問刑，無聞販鬻。而錢神起論，銅臭為公，梁冀受黃金之蛇，孟佗薦蒲萄之酒。遂使彝倫攸斁，政以賄成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。積薪居上，同汲黯之言；囊錢不如，傷趙壹之賦。其罪九也。

宣尼有言，無信不立，用命賞祖，義豈食言？自昏主嗣位，每歲行幸，南北巡狩，東西征伐。至如浩亹陪蹕，東都守固，閿鄉野戰，雁門解圍。自外征夫，不可勝紀。既立功勳，須酬官爵。而志懷翻覆，言行浮詭，危急則勳賞懸授，克定則絲綸不行，異商鞅之頒金，同項王之剖印。芳餌之下，必有懸魚，惜其重賞，求人死力，走丸逆坡，匹此非難。凡百驍雄，誰不仇怨。至於匹夫蕞爾，宿諾不虧，既在乘輿，二三其德。其罪十也。

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況四維不張，三靈總瘁，無小無大，愚夫愚婦，共識殷亡，咸知夏滅。罄南山之竹，書罪未窮；決東海之波，流惡難盡。是以窮奇災于上國，猰　暴于中原。三河縱封豕之貪，四海被長蛇之毒，百姓殲亡，殆無遺類，十分為計，才一而已。蒼生懍懍，咸憂杞國之崩；赤子嗷嗷，但愁曆陽之陷。且國祚將改，必有常期，六百殷亡之年，三十姬終之世。故讖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，此則厭德之象已彰，代終之兆先見。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況乃攙搶竟天，申繻謂之除舊；歲星入井，甘公以為義興。兼朱雀門燒，正陽日蝕，狐鳴鬼哭，川竭山崩。並是宗廟為墟之妖，荊棘旅庭之事。夏氏則災釁非多，殷人則咎征更少。牽牛入漢，方知大亂之期；王良策馬，始驗兵車之會。

今者順人將革，先天不違，大誓孟津，陳命景亳，三千列國，八百諸侯，不謀而同辭，

不召而自至。轟轟隱隱，如霆如雷，彪虎嘯而穀風生，應龍驤而景雲起。我魏公聰明神武，齊聖廣淵，總七德而在躬，包九功而挺出。周太保、魏公之孫，上柱國、蒲山公之子。家傳盛德，武王承季曆之基；地啟元勳，世祖嗣元皇之業。篤生白水，日角之相便彰；載誕丹陵，大寶之文斯著。加以姓符圖緯，名協歌謠，六合所以歸心，三靈所以改卜。文王厄於羑里，赤雀方來；高祖隱于碭山，彤雲自起。兵誅不道，《赤伏》至自長安；鋒銳難當，黃星出於梁、宋。九五龍飛之始，天人豹變之初，曆試諸難，大敵彌勇。上柱國、司徒、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，翼亮經綸，伊尹之佐成湯，蕭何之輔高帝。上柱國、總管、齊國公孟讓，柱國、曆城公孟暢，柱國、絳郡公裴行儼，大將軍、左長史邴元真等，並運籌千里，勇冠三軍，擊劍則截蛟斷鰲，彎弧則吟猿落雁。韓、彭、絳、灌，成沛公之基；寇、賈、吳、馮，奉蕭王之業。復有蒙輪挾軨之士，拔距投石之夫，驥馬追風，吳戈照日。魏公屬當期運，伏茲億兆。躬擐甲冑，跋涉山川，櫛風沐雨，豈辭勞倦，遂起西伯之師，將問南巢之罪。百萬成旅，四七為名，呼吸則河、渭絕流，叱吒則嵩、華自拔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陷；以此擊陣，何陣不摧！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，舉昆侖而壓小卵。鼓行而進，百道俱前，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。而昏朝文武、留守段達等，昆吾惡稔，飛廉奸佞，久迷天數，敢拒義兵，驅率醜徒，眾有十萬，回洛倉北，遂來舉斧。於是熊羆角逐，貔虎爭先，因其倒戈之心，乘我破竹之勢，曾未旋踵，瓦解冰銷，坑卒則長平未多，積甲則熊耳為小。達等助桀為虐，嬰城自固，梯沖亂舞，徒設九拒之謀；鼓角將鳴，空憑百樓之險。燕巢衛幕，魚游宋池，殄滅之期，匪朝伊暮。然興洛、虎牢，國家儲積，我已先據，為日久矣。既得回洛，又取黎陽，天下之倉，盡非隋有。四方起義，足食足兵，無前無敵。裴光祿仁基，雄才上將，受脤專征，遐邇攸憑，安危是托，乃識機知變，遷殷事夏。袁謙擒自藍水，張須陀獲在滎陽，竇慶戰沒于淮南，郭詢授首于河北，隋之亡候，聊可知也。清河公房彥藻，近秉戎律，略地東南，師之所臨，風行電擊。安陸、汝南，隨機蕩定；淮安、濟陽，俄然送款。徐圓朗已平魯郡，孟海公又破濟陽，海內英雄，咸來回應。封民贍取平原之境，郝孝德據黎陽之倉，李士雄虎視于長平，王德仁鷹揚於上黨。滑公李景、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，劉興祖起于白朔，崔白駒在潁川起，方獻伯以譙郡來，各擁數萬之兵，俱期牧野之會。滄溟之右，函谷以東，牛酒獻於軍前，壺漿盈于道路。諸君等並衣冠世胄，杞梓良才，神鼎靈繹之秋，裂地封侯之始，豹變鵲起，今也其時，鼉鳴驚應，見機而作，宜各鳩率子弟，共建功名。耿弇之赴光武，蕭何之奉高帝，豈止金章紫綬，華蓋朱輪，富貴以重當年，忠貞以傳奕葉，豈不盛哉！

若隋代官人，同吠堯之犬，尚荷王莽之恩，仍懷蒯聵之祿。審配死于袁氏，不如張郃歸曹；范增困于項王，未若陳平從漢。魏公推以赤心，當加好爵，擇木而處，令不自疑。

脫猛虎猶豫，舟中敵國，夙沙之人共縛其主，彭寵之僕自殺其君，高官上賞，即以相授。如暗於成事，守迷不反，昆山縱火，玉石俱焚，爾等噬臍，悔將何及！黃河帶地，明餘旦旦之言；皎日麗天，知我勤勤之意。佈告海內，咸使聞知。」

祖君彥之辭也。

俄而德韜、德方俱死，復以鄭頲為左司馬，鄭虔象為右司馬。柴孝和說密曰：「秦地阻山帶河，西楚背之而亡，漢高都之而霸。如愚意者，令仁基守回洛，翟讓守洛口，明公親簡精銳，西襲長安，百姓孰不郊迎，必當有征無戰。既克京邑，業固兵強，方更長驅崤函，掃蕩東洛，傳檄指捻，天下可定。但今英雄競起，實恐他人我先，一朝失之，噬臍何及！」密曰：「君之所圖，僕亦思之久矣，誠乃上策。但昏主尚存，從兵猶眾，我之所部，並是山東人，既見未下洛陽，何肯相隨西入？諸將出於群盜，留之各競雄雌。若然者，殆將敗矣！」密將兵鋒甚銳，每入苑與隋軍連戰。會密為流矢所中，臥于營內，東都復出兵乘之，密眾大潰，棄回洛倉，歸於洛口。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，密與戰，不利，孝和溺死于洛水，密哭之甚慟。世充營於洛西，與密相拒百餘日，大小六十餘戰。武陽郡丞元寶藏、黎陽賊帥李文柏、洹水賊帥張升、清河賊帥趙君德、平原賊帥郝孝德，並歸於密，共襲破黎陽倉，據之。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、黃之地以附密，齊郡賊帥徐圓朗、任城大俠徐師仁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。

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，總統眾務，以奪密之權。讓兄寬復謂讓曰：「天子止可自作，安得與人！汝若不能作，我當為之。」密聞其言，陰有圖讓之計。會世充列陣而至，讓出拒之，為世充所擊，讓軍少失利，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，世充敗走。明日，讓徑至密所，欲為宴樂，密具饌以待之，其所將左右，各分令就食。密引讓入坐，以良弓示讓，讓方引滿，密遣壯士自後斬之，並殺其兄寬及王儒信。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，中重瘡，密遽止之，得免，單雄信等頓首求哀，密並釋而慰諭之。於是詣讓連營，諭其將士，無敢動者。乃命徐世勣、單雄信、王伯當分統其眾。未幾，世充襲倉城，密復破之。世充復移營洛北，造浮橋，悉眾以擊密，密與千餘騎拒之，不利而退。世充因薄其城下，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，世充大潰，爭趣浮橋，溺死者數萬。虎賁郎將楊威、王辯、霍舉、劉長恭、梁德、董智皆沒於陣，世充僅而獲免。其夜，大雨雪，士卒凍死者殆盡。密乘勝陷偃師，於是修金墉城居之，有眾三十餘萬。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，津大敗，執於陣。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，降於密。東至海、岱，南至江、淮郡縣，莫不遣使歸密。竇建德、朱粲、楊士林、孟海公、徐圓朗、盧祖尚、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，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即尊號，密曰：「東都未平，不可議此。」

及義旗建，密負其強盛，欲自為盟主，乃致書呼高祖為兄，請合從以滅隋，大略云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，殪商辛於牧野，執子嬰於咸陽，其旨以弒後主執代王為意。高祖覽書笑曰：「李密陸梁放肆，不可以折簡致之。吾方安輯京師，未遑東討，即相阻絕，便是更生一秦。密今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，守成皋之扼，更求韓、彭，莫如用密。宜卑辭推獎，以驕其志，使其不虞於我。我得入關，據蒲津而屯永豐，阻崤函而臨伊、洛，吾大事濟矣。」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密曰：

「頃者，昆山火烈，海水群飛，赤縣丘墟，黔黎塗炭。布衣戎卒，鋤櫌棘矜，爭霸圖王，狐鳴蜂起。翼翼京洛，強弩圍城；膴膴周原，僵屍滿路。主上南巡，泛膠舟而忘返；匈奴北熾，將被髮于伊川。輦上無虞，群下結舌，大盜移國，莫之敢指。忽焉至此，自貽伊戚，七百之基，窮於二世。周、齊以往，書契以還，邦國淪胥，未有如斯之酷者也。天生蒸民，必有司牧，當今為牧，非子而誰？老夫年餘知命，願不及此，欣戴大弟，攀鱗附翼。惟冀早應圖籙，以寧兆庶。宗盟之長，屬籍見容；復封于唐，斯榮足矣！殪商辛於牧野，所不忍言；執子嬰於咸陽，非敢聞命。汾、晉左右，尚須安輯，盟津之會，未暇卜期，今日鑾輿南幸，恐同永嘉之勢。顧此中原，鞠為茂草，興言感歎，實疚於懷。脫知動靜，數遲貽報，未面靈襟，用增勞軫。名利之地，鋒鏑縱橫，深慎垂堂，勉茲鴻業。」

密得書甚悅，示其部下曰：「唐公見推，天下不足定也！」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。俄而宇文化及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，兵十餘萬，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。隋越王侗稱尊號，遣使授密太尉、尚書令、東南道大行台行軍元帥、魏國公，令先平化及，然後入朝輔政。密將與化及相抗，恐前後受敵，因卑辭以報謝焉。化及至黎陽，與密相遇，密知其軍少食，利在急戰，故不與交鋒，又遏其歸路。密遣徐世勣守倉城，化及攻之不能下。密知化及糧且盡，因偽與和，以弊其眾。化及弗之悟，大喜，恣其兵食，冀密饋之。後知其計，化及怒，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，密為流矢所中，頓於汲縣。化及力竭糧盡，眾多叛之，掠汲縣，北趣魏縣。其將陳智略、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，前後相繼。初，化及留輜重於東郡，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，至是軌舉郡降密。密引兵而西，遣使朝於東都，執弒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。侗召密入朝，至溫縣，聞世充作難而止，乃歸金墉城。

時密兵少衣，世充兵乏食，乃請交易，密初難之，邴元真好求私利，屢勸密，密遂許焉。初，東都絕糧，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，至此得食，而降人益少，密方悔而止。密雖據倉

而無府庫，兵數戰皆不獲賞，又厚撫初附之兵，由是眾心漸怨。武德元年九月，世充以其眾五千來決戰，密留王伯當守金墉，自引精兵就偃師，北阻邙山以待之。世充軍至，密遂敗績，裴仁基、祖君彥並為世充所虜，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。世充圍偃師，守將鄭頲之下兵士劫叛，以城降世充。密將入洛口倉城，郝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，密陰知之，不發其事，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，然後擊之。及世充軍至，密候騎不時覺，比將出戰，世充軍已濟矣。密自度不能支，引騎而遁，徑赴武牢，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。

密將如黎陽，或謂密曰：「殺翟讓之際，徐世勣幾至於死，今向其所，安可保乎？」時王伯當棄金墉，保河陽，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，謂伯當曰：「兵敗矣，久苦諸君！我今自刎，請以謝眾。」伯當抱密，號叫慟絕，眾皆泣，莫能仰視。密復曰：「諸軍幸不相棄，當共歸關中，密身雖愧無功，諸君必保富貴。」其府掾柳奭對曰：「昔盆子歸漢，尚食均輸。明公與唐公同族，兼有疇昔之遇，雖不陪從起義，然而阻東都，斷隋歸路，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，此亦公之功也。」眾咸曰：「然。」密又謂王伯當曰：「將軍室家重大，豈復與孤俱行哉！」伯當曰：「昔漢高誅項，蕭何率子弟以從，伯當恨不昆季盡從，以此為愧耳。豈以公今日失利，遂輕去就？縱身分原野，亦所甘心。」左右莫不感激，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。高祖遣使迎勞，相望於道，密大喜，謂其徒曰：「我有眾百萬，一朝至此，命也。今事敗歸國，幸蒙殊遇，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！且山東連城數百，知吾至此，遣使招之，盡當歸國。比于竇融，勳亦不細，豈不以一臺司見處乎？」及至京師，禮數益薄，執政者又來求賄，意甚不平。尋拜光祿卿，封邢國公。

未幾，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，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，招集故時將士，經略世充。時王伯當為左武衛將軍，亦令為副。密行至桃林，高祖復徵之，密大懼，謀將叛。伯當頗止之，密不從，因謂密曰：「義士之立志也，不以存亡易心。伯當荷公恩禮，期以性命相報。公必不聽，今祗可同去，死生以之，然終恐無益也。」乃簡驍勇數千人，著婦人衣，戴幕離，藏刀裙下，詐為妻妾，自率之入桃林縣舍。須臾，變服突出，因據縣城，驅掠畜產，直趣南山，乘險而東，遣人馳告張善相，令以兵應接。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，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，至陸渾縣南七十里，與密相及。彥師伏兵山谷，密軍半度，橫出擊，敗之，遂斬密，時年三十七。王伯當亦死之，與密俱傳首京師。時李勣為黎陽總管，高祖以勣舊經事密，遣使報其反狀。勣表請收葬，詔許之。高祖歸其屍，勣發喪行服，備君臣之禮。大具威儀，三軍皆縞素，葬于黎陽山南五里。故人哭之，多有歐血者。郝元真之降世充也，以為行臺僕射，鎮滑州。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，詐與之會，伏甲斬之，以其首祭於密塚。

〈附〉單雄信

單雄信者，曹州人也。翟讓與之友善。少驍健，尤能馬上用槍，密軍號為「飛將」。密偃師失利，遂降于王世充，署為大將軍。太宗圍逼東都，雄信出軍拒戰，援槍而至，幾及太宗，徐世勣呵止之，曰：「此秦王也。」雄信惶懼，遂退，太宗由是獲免。東都平，斬於洛陽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當隋政板蕩，煬帝荒淫，搖動中原，遠征遼海。內無賢臣以匡國，外乏良吏以理民，兩京空虛，兆庶疲弊。李密因民不忍，首為亂階，心斷機謀，身臨陣敵，據鞏、洛之口，號百萬之師，竇建德輩皆效樂推，唐公紿以欣戴，不亦偉哉！及偃師失律，猶存麾下數萬眾，苟去猜忌，疾趣黎陽，任世勣為將臣，信魏徵為謀主，成敗之勢，或未可知。至於天命有歸，大事已去，比陳涉有餘矣。始則稱首舉兵，終乃甘心為降虜，其為計也，不亦危乎！又不能委質為臣，竭誠事上，竟為叛者，終是狂夫，不取伯當之言，遂及桃林之禍。或以項羽擬之，文武器度即有餘，壯勇斷果則不及。楊素既知密之才幹，合為王之爪牙，委之癡兒，卒為謀主，覆族之禍，其宜也哉！

贊曰：烏陽既升，燔火不息。狂哉李密，始亂終逆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